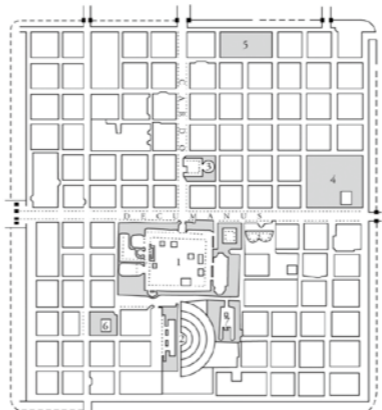




1



1. Forum
2. Theater
3. Library
4. East bath
5. North bath
6. Small baths
7. Temple of Ceres

1. 房屋原型与内院陈设
2. 罗马城邦直交系统
3. 世博园区规划鸟瞰图
4. 世博园区规划中轴线

1. Type and courtyard
2. Cardo/Decumanus orthogonal grid system of the antique Roman City
3. Birdview of Milan Expo 2015 masterplan
4. The main axis of Milan Expo 2015 masterplan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米兰世博会慢食馆

项目地点：米兰，意大利

项目功能：文化与展览

建筑面积：1 170m²

设计 / 建成时间：2014 / 2015

建筑师：赫尔佐格与德梅隆事务所

项目负责人：Liliana Amorim Rocha

设计团队：Alessia Catellani, María Ángeles Lerín Ruesca (合伙人), Mateo Mori, Marco Uliana

Project: Slow Food Pavillion, Milan Expo 2015

Location: Milan, Italy

Function: Pavilion

Area: 1 170m²

Design/Completion: 2014 / 2015

Architects: Herzog & de Meuron

Project Manager: Liliana Amorim Rocha

Project Team: Alessia Catellani, María Ángeles, Lerín Ruesca (Associate), Mateo Mori, Marco Uliana



3



4

1 引子

一个世纪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还相对局限于地理的版图。为了庆祝横穿阿尔卑斯山脉，连接北欧与南欧土地的伟大工程辛普朗铁路隧道的建成，米兰骄傲地向世界宣布举办世界博览会的讯息，25个国家纷至沓来。2015年的夏天，历经一个世纪的更迭，世博会第二次在大都会米兰拉开了序幕，然而这次的主题已然远远超越了连通欧洲南北土地野心——“润养大地，泽给苍生”^①（Feeding the Planet, Energy for Life）。

在这次的米兰世博会上，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两个重要作品：一个是并没有被完全实现的世博园区总体规划，另一个是他们在退出规划团队3年后，再次接受邀请为世博会设计的主题体验馆——“慢食馆”（图1）。而这这座面积仅1 170m²的慢食馆却和占地110万m²的世博园区总体规划有着隐性的关联：无论在最初的设计理念还是过程中的设计方法上，均存在着同构的关系。但是，两者所处的不同语境引出的不同问题，却把项目带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结果。

2 理想城的回归

早在2009年，雅克·赫尔佐格（Jacques Herzog）就与其余几位总体规划团队的成员^②共同完成了园区的规划提案。为了能够匹配这届世博会的主题，让参观者更加专注地聚焦在那些讨论生态多样性、旱灾和粮食生产问题的展览上，最终构想出的园区展览模式是颠覆性的：汇集了140多个参展国家的米兰世博园区，将用一种集中展览的模式去组织，取消以国家展馆为单元的离散式展览叙事的方式。“观众的注意力将不再被分散到那些沉浸在自我陶醉中的国家馆上，而是能够更加关注探讨农业与生产的展览本身。”^③整个世博园区被构想成一片“星球的农田”，来自各个国家的农耕地景将会在临时展棚的庇护下绵延整个园区，“润养”米兰的土地，“泽给”游客的心灵（图3）。覆盖农田的展棚采用简单的临时结构，立柱与垂挂共同营造出一片市集的气氛，并在宏大的园区中创造出与人体尺度匹配的基本单元。而空间结构的组织参照了古罗马城邦中的道路直交系统（Cardo/Decumanus）。绝对直交的空

间网格最大限度地降低空间本身的修辞，提供一套完全普世开放的空间结构，谦逊地成为各式农耕土地的背景。同时，在文化意义上，直交的空间系统还为这次世博园的主题叠加了一层靠近罗马人心中“理想城”的乌托邦（图2）。

如果我们承认物理空间的呈现是其背后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博弈的结果，那么这些背后的要素必然可以循着那个空间回溯：在世界博览会的历史上，集中式展览空间模式的出现始于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在那个时代，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构成了共同的语境，来自各国的诸如蒸汽机、起重机等上万件工业展品被放置在当时的技术神话——玻璃水晶宫里展览。而水晶宫展览馆本身所携带的新时代技术宣言当之无愧地成为世博会上最重要的展品。19世纪后期，世博会的展览形制开始映射出各国的地缘政治，因此也逐渐地产生了国家展馆的新型展览模式，离散而又被某种方式组织起来的展馆们，肩负着传播各地域性文化宣言的使命。现在，米兰世博园的土地上，140个参展国的展览组织方式被提议再一次回归人类世博会的起点，采用集体展览的模式，让各个国家在大地上连成一片田野。人们沿着一条林荫大道主轴线，自由地漫步在农耕的地景上，一张有如《最后的晚餐》^④般的桌子贯穿轴线始终，游客们在此相遇、驻足，互相交谈，俨然一副桃花源记般的图景（图4）。而在这样的展览模式构想的背后，是赫尔佐格对此次世博会主题的解读：他们认为有关“大地”与“苍生”的生态宣言，可以重新构成笼罩在统一展棚下的各个国家的共同语境。

这次大回归的乌托邦让人激动，最终却以失败谢幕，设想出的规划形制只被讽刺地保留了表象的几何肌理，变成了一张纯粹的形式图底。赫尔佐格说：“主办方接受了我们大胆的提议，然而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我们却并没有得到主办方的支持，去帮助我们说服参展国放弃各自国家馆的展览模式。”^⑤2011年，赫尔佐格辞去了世博会总规划师的职位。

3年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接到了“慢食机构”的建立者卡洛·皮特里尼（Carlo Petrini）和主办方的再次邀请，委托其在世博园轴线东方尽端的三角场地上建造一座举办展览的“慢食馆”，反映现代

于岛 YU Dao

一座隐匿在世博园尽端的小屋

米兰世博会慢食馆

The Hidden Pavilion in the Far End Side of Milan Expo 2015

The Slow Food Pavilion

摘要 文章首先介绍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在米兰世博园区规划中未被全部实现的规划方案，回顾其回应世博主题的手段与态度，再对慢食馆进行“类型”与“类比”上的分析，并挖掘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对他们的老师阿尔多·罗西在类型学上的继承关系，最终试图探讨类型学背后的条件和对于建筑学学科本体的意义。

关键词 米兰世博会规划；类型学；类比；原型；赫尔佐格和德梅隆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incompletely realized master plan of Milan Expo 2015 which was proposed by Herzog & de Meuron and has a review of how their attitude and metho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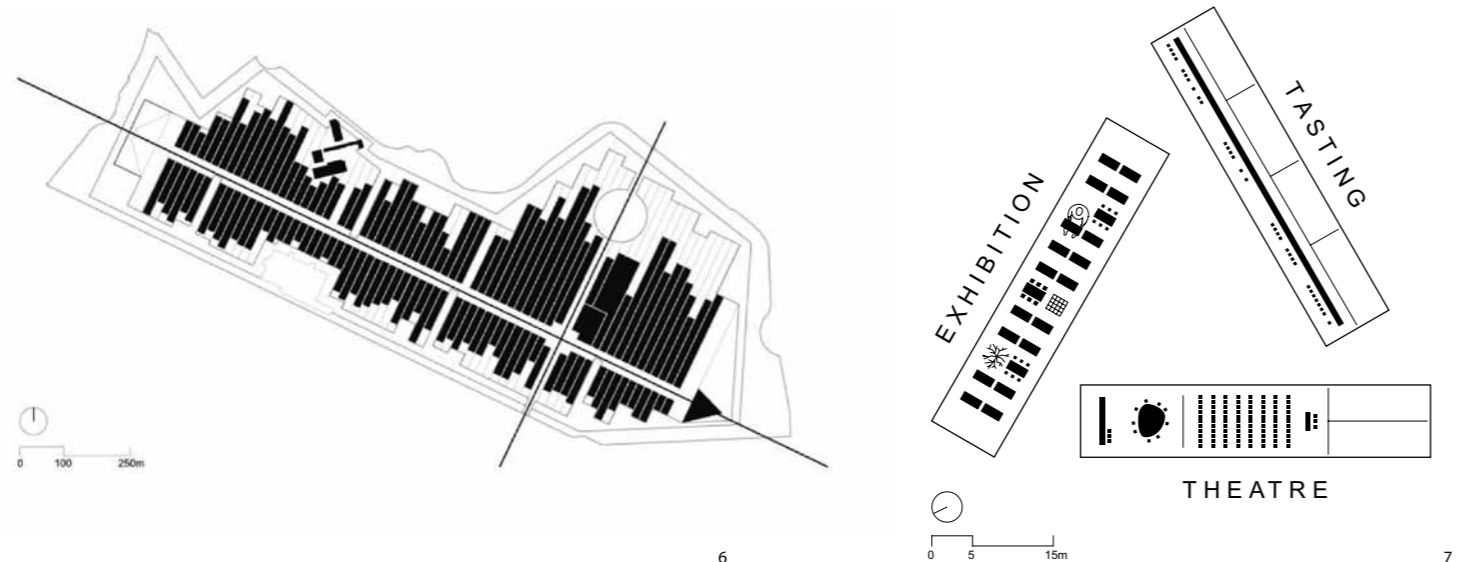
reacted to the theme of Milan Expo 2015. Then in a view of “Typology”and “Analogy”, he analyses the Slow Food Pavilion, in order to find the inheri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esigners and their teacher Aldo Rossi in the perspective of “Typology”. At last it discusses the meaning of “Typology”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condition behind it.

KEY WORDS Milan Expo 2015 Master plan; Typology; Analogy; Prototype; Herzog & de Meuron

中图分类号：TU-86(546); TU24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84X(2015)04-0062-006



生态与饮食哲学的关联——“慢食馆应该帮助人们发掘农业与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意义，认知那些倡导生态多样性的健康产品，并最终呼吁人们养成更加良好的消费习惯”。^⑥因为这次偶然的契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与米兰世博会再续前缘。这一次，在他们先前未能实现的规划方案里，无论是让展览回到主体的意图，亦或是通过“类型”来稀释尺度的手段，都具体地反映到了这座慢食馆的建造中。

3 回到土地的类比

抵达这座位于园区尽端三角形地带的“慢食馆”，需要走过一条贯穿世博园区的主轴线（图6）。沿着

轴线的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国家展馆，它们或用有机的形态，或用华丽的辞藻，迎合着“润养大地，泽给苍生”的宏大主题，在语义上直接地诉说着与土地的关联。然而，那座安静地匍匐在轴线尽端的“慢食馆”，却用另外一种姿态去讲述它和土地的故事：不同于大部分国家馆集中式的平面空间布局，慢食屋将布置展览、品尝食物、观看表演的三个功能离散到了三个互相独立的体量里，顺势围合出了一个公共广场，并限定了进入广场的三个入口（图7）。在城市设计上打散的动作，让原本体积不小的房屋，在类型上以一个“村庄”的姿态重新回到了土地上，每栋房屋也因此拥有了与农宅相似的尺度，在宏大的世博园区

中，亲近着人们的身体。而双坡屋顶的外观与木材的使用更是唤起了人们对农宅具体的记忆，正如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所期望的那样：“房屋让人联想起伦巴第地区的农庄。”^⑦（图5）同时，那些在广场上布置的农耕平台和那几盏在空中吊起的临时灯具，又共同营造出市场的氛围，仿佛在这座嘈杂的世博园区内，忽然置身于一座返璞归真的农场里。在“慢食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没有通过造型，而是首先通过类型的运用来生成人们对于村庄在尺度上的抽象感知，这种抽象的关联又进一步被棚屋的原型和广场的陈设所具体化，契合着“大地”的主题，谦虚地邀请着人们的踏访（图8）。

5. 慢食屋外景图
6. 世博园区总平面图
7. 慢食屋平面图
8. 慢食馆实景

5. Outside view of Slow Food Pavillion
6. Master plan of Milan Expo
7. Plan of Slow Food Pavillion
8. View of Slow Food Pavillion



如果类型的操作在城市设计上揭示了房屋建造的初衷，那么室内气氛的营造则在更加微观的层面上契合着展览的内容；为了避免建造物自身过于喧宾夺主，让空间能够更好地吻合“慢食哲学”的体验主题，赫尔佐格和德梅隆首先希望用家具——“呈三角形空间布局的三张桌面”^⑧——来创造室内展览空间。桌子，作为放置展品与食物的必要物件，同时也作为空间中与人体尺度最近的元素，沿着体量线性排布，与屋顶一同营造出“食堂与市集般的室内气氛”^⑨（图9）。在这里，空间氛围上的类比并不是来自建筑师的个人品位或怀旧喜好，而是与参观者在展览中体验的内容紧密相关：人们在“市集”中了解生态食品的种类，阅读食品消费对地球生态产生的影响；在“食堂”里共同分享食物的鲜美，认知它们在被加工过程中的种种环节。这种类比，也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语义上的游戏，而是通过“物质”贯穿始终地在气氛与感知间搭建桥梁，同时匹配着展览的内容。首先，双坡屋顶下的开敞大空间在类型上携带着人们对于古老市集的抽象记忆，而这种抽象的记忆又被那一品一品重复的木构件赋予了具体的物质感。正是由于这种具象的叠加，那些各色的展品才不会在空间中显得太过突兀，而是共同维持在一种微妙的平衡里。每一品结构构件的断面，是一个最基本的静定结构桁架构件，在几何上由两个三角形交接完成。横向构件是实体的三角形板材，而竖向构件被设计成相对纤细的杆件。这两种横竖构件在“视觉重量”上的区分，让本来工业化的桁架结构转变为语言上的“梁柱修辞”。坡顶原型的轮廓被厚重的“梁”所强调，强化着屋形对于空间的限定作用，而被阅读成“柱子”的竖向三角形杆件同时创造出轻与透的空间特点，让室内展览空间更加开放地面向广

场。同时，由于透视原因，杆件在人们沿长轴方向行进的过程中，产生了沿着室内外界面相互重叠的效果，让这层界面拥有了纵向的空间深度。原本开放的展览空间也因此被含蓄地赋予了内向性，让人们的注意力更好地聚焦在室内的展品上。在材料的使用上，建筑物的室内和家具通体采用了单一的松木，并不强调结构骨架与填充材料的等级区分，材料本身的建造结果也诚实地暴露于空间的各个界面上（图10）。这样的做法，抹去了除物质本身外冗余的修饰，室内形成了统一而连续的界面，谦虚地退到了展品的后方。空间里，温暖的松木如同背景一般匀质地包裹着观展的人们，与展品一同低语着有关土地的故事。除此，房屋本身的建造过程也贴切地契合了展览所提倡的生态哲学：建筑采用了轻型预制结构，把对土地的伤害减到最小。建造所用的木材在位于离米兰北部不远的工厂完成预制，运输到场地上，并按1.5m的模数一品一品地现场吊装搭建成型。虽然基地的形状和三座房屋不同的功能需求产生了相异的体量长度，但形体宽度与高度的统一却仍然可以保证所有预制件的截面尺度相同。在设计上的整合策略，有效地降低了工厂生产与现场施工的复杂程度，让这座在视觉上飘离地面的临时建筑真正地“轻”了起来。而当展览结束，世博落幕，这座房屋在大地上的历程却仅仅画上了逗号，预制件在被拆卸后将会运输到意大利各地的学校里，在学生活动的户外绿地上，用那些一品一品的“家形”断面，再次筑起庇护学生身体的“家宅”。来自土地的木材，在历经6个月的世博后，将以一种诗意的方式重新回归到大地上。而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房屋的场地和使用者都在变化，然而携带着“家”的意义的屋顶形式和由于人们对“家形”的集体记忆所产生的



庇护感却一直存留。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清晰地看到了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与他们的老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的关联。

4 罗西的遗产

罗西在他的著作《城市建筑学》里批判了以纯粹功能主义作为准则去进行建筑设计的幼稚行为。他认为在一座城市里，重要建筑物的功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更迭而发生转变，然而经久的形式本身在时间的流逝中为城市带来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形式本身越是绝对，记忆被压缩得就越稳定。在一个城市中，当那些具体的形式被高度地抽象化而导向了类型学，属于这个城市的集体性记忆似乎也同时被萃取了出来。因此，罗西笔下的作品都具有高度完形的抽象形象并且是类型化的。例如艾彼拉的小屋（La cabine dell' Elba）（图 11），抽象的房屋原型如纪念物一般松散而又临时地站立在地面上，浓重的阴影却又赋予了它们略带纪念性的沉重感。在这点上，慢食馆虽然以临时建筑的使命和身姿出现在世博园区的土地上，然而双坡屋顶的“原形”却似乎也同样给这个房子轻盈的体态蒙上了一层来自人们记忆深处的影子。当功能变迁，土地易换，再次矗立在学校草地上的双坡屋顶，却依然能够让人产生与记忆中“家”的情感共鸣。而具象的屋顶“形式”本身，因为叠加上了一层潜意识中“家”的意义，变成了含有语义的抽象“类型”。

这条和罗西“类型”与“记忆”相关的线索，同样若隐若现地贯穿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实践中。不难发现，在早期的作品蓝屋（Blaues Haus）（图 12）的身上已经明显地带有艾彼拉小屋的痕迹。在其之后的职业生涯里，虽然建筑实践的版图已经全球化，但“原始棚屋”的影子依然在不同地域和建筑类型上反

复出现，并在不同的语境下产生着相似的意义：在米兰世博园区东南方的老城区域（Porta Volta）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为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在一处老城墙的遗址公园里设计了集团总部。两个线性体量用有如对城墙遗址考古一般的姿态，在废墟的原址上复原了城墙的体量，同时在重要的历史区域延续了米兰以“街区”为基本空间类型的城市肌理。两个体量被“房屋”的原型修辞化，在城市的尺度上成为了巨大的记忆的符号，隐喻着那些被埋藏在土地下方的历史断面（图 13）。而“房屋原型”作为纯粹类型上的操作，在维特拉家具博物馆里则将观展的人们与家具共同安置在“家”的抽象轮廓里，给被展出的家具叠加上了一层“归属”的含义（图 14）。在鲁迪住宅（Rudin House）项目里，具象的“宅型”体量漂浮在坡地上，在水平延展的地景上用一个人工的修饰符号凸显了“家”在风雨飘摇的自然中带来的象征意义（图 15）。同样是在一望无际的地景上，帕里斯艺术博物馆（Parrish Art Museum）修长的体量再一次被双坡屋顶连续覆盖，而双坡屋顶覆盖空间的原型来源于对地景上传统农宅的类比（图 16）。在这些例子里，那些在城市和土地深处的记忆，在语义上抽象地被“类型”一次次隐喻出来，落在土地上的房屋也由此找到了自己与场地的深层联系。这样的立场，让建筑物并非仅仅指向建造环境中现存的物理因素，而是在历史的维度上纵向地拓宽了“场地”的范围，让那些属于城市或地景中不可视的集体记忆被重新物化到地平线上。

但抽象的“类型”何以能够承载记忆？此处我们触及到的“类型学”的范畴，构成了罗西笔下城市研究的核心话题。在直接作用于我们感知的城市界面里，如果具体的“形式”可以类比于词语，那么赋予这些

词语一副骨骼的结构则是“类型”，因此抽象的“类型”依然是带有语义的，并作为一种不可视的空间句法而存在。而如果城市中那些可视的“形”，携带着人们意识中具体的记忆，那么隐性的“型”则在潜意识中成为了记忆的宿体。“形”塑造表层的信息，而“型”则指向深层的集体记忆。两者的相互作用，构成了与我们感知直接相关的建筑语言。但在这里，建筑的语言并不等同于哲学范畴的语言本身，因为建筑中带有具体语义的语言，在特定的历史语境里形成，用物质的方式记录着与人双向可读的关联，它或许并不能像哲学中所讨论的语言那样，脱离具有指代性的标记符号，只成为指向自我存在的语言本身。所以在城市结构的营造行为中，作为语言背后的结构（类型），在语言出现之前，已经携带了潜在的目的性，并在特定的语境下产生着与“集体性”有关的能动作用。然而正是由于“类型”本身携带着意义，它才需要特定的语境去锚固到地面上。

在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世博会的两个作品里，都可以明显看到“型”的痕迹，但这两种“型”背后不同的条件却使两个项目导向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在“理想城”未能完全实施的规划方案里，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希望用“型”去造一座“城”，如果世博园区是一座土地上临时的虚拟城市，它却与《城市建筑学》讨论“类型学”的背景大不相同。因为，罗西笔下的类型讨论是基于制度环境相对稳定的单体城市，世博园区则好比一块高度压缩的人类地缘政治的版图，充满了各国政治与经济的复杂博弈，这或许也是世博形制之所以如此稳定的原因：在一个半世纪里，这场复杂博弈的物质结果似乎一直更加偏向“一个共同语境下的各自为政”。然而“理想城”的“型”，则更多地是用空间先行的方式去创造一个人类集会的乌托邦，在

9. 慢食屋展示区内景图
10. 慢食屋品尝区内景图
11. 艾彼拉的小屋
12. 蓝屋
13. 费尔特里内利基金会外景图
14. 维特拉家具博物馆内景图
15. 鲁迪住宅外景图
16. 帕里斯艺术博物馆外景图

9. Interior view of the exhibition area of Slow Food Pavillion
10. Interior view of the tasting area of Slow Food Pavillion
11. La cabine dell' Elba
12. Blaues Haus
13. Outside view of porta volta fondazione giangiacomio feltrinelli
14. Inside view of VitraHouse
15. Outside view of Rudin House
16. Outside view of Parrish Art Museum



如此大的尺度上去批判已有的世博形制。这种批判让人激动，却最终被现实的复杂消解成一幅横竖交错的几何图底。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理想的“型”与现实产生了些许的错位，水晶宫中的共同语境也似乎还没有再次产生。然而在尺度减小 1000 倍的慢食馆里，“型”回到了与之相互咬合的语境里，契合着世博的主题，塑造了重新回到土地上那座人们记忆中的“村庄”。

5 尾声

在 2015 年米兰世博会的园区中，无论是未能全部实现的“理想城”，还是最终回归到土地上的“慢食馆”，都清楚地折射出赫尔佐格和德梅隆的态度：他们在充斥着“词语”堆砌的园区中，写下了两个尺度相异但又同构的“句子”。或许“句子”背后的“段落”乃至“章节”仅仅是历史这本书籍中的断篇碎语，且不完全由建筑师来书写，但这些精炼的“句子”本身却把读者带回那些属于过去却又存在于当下的诗意体验中。

（图片来源：图 1、图 5、图 8 摄影：吕恒中，图 2：http://www.archdaily.com/34772/milan-expo-2015/，图 3、图 4、图 6、图 7 © 2014, Herzog & de Meuron Basel, 图 9：摄影：Filippo Romano, 图 10 © DAOLO ROSSELLI, 图 11、图 12：http://www.douban.com/note/157007690/, 图 13：http://www.archdaily.com/53599/porta-volta-fondazione-feltrinelli-herzog-de-mueron/, 图 14：https://www.creationbaumann.com/de/VitraHaus-Weil-am-Rhein-Deutschland-2475.html, 图 15：http://openbuildings.com/buildings/rudin-house-profile-41282#, 图 16：http://www.archdaily.com/294936/parrish-art-museum-herzog-de-meuron-2/）

注释：

- ① 米兰世博会主题的官方翻译为“滋养地球，生命的能源”，本文考虑到前后文的连贯性、保留作者的原译。

- ② 成员还包括斯坦法诺·博埃里（Stefano Boeri）、理奇·伯特特（Ricky Burdett）、威廉·麦克唐纳（William McDonough）
- ③ ~ ⑨ 源于赫尔佐格和德梅隆事务所官方网站发表的文章。详见：<http://www.herzogdemeuron.com/index/projects/completed-works/426-450/446-expo-milan-2015-slow-food-pavillion.html>

参考文献：

- [1] 罗西. 城市建筑学 [M]. 黄士均, 译. 刘先觉, 校.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6.
- [2] 罗西. 城市建筑 [M]. 施植明, 译. 台北: 博远出版有限公司, 1992.
- [3] Ferlenga, Alberto, edited, Aldo Rossi the Life and Works of an Architect[M]. Köln: Konemann, 2002.
- [4] Moneo, Rafael. Aldo Rossi: The Idea of Architecture and the Modena Cemetery[M], translated by Angela Giral, "Oppositions 5", Reprinted in "The Oppositions Reader", Edited by K. Michael Hay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 1973/1998, pp.105-235.
- [5] Rossi, Aldo,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translated by Diane Ghiardo and Joan Ockma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1982.
- [6] Rossi, Aldo. "L' Architettura della Città"[M]. Milan: Città Studi Edizioni, c.1966/1995.
- [7] Rossi, Aldo. "A Scientific Autobiography"[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c.1981.
- [8] Jacques Herzog, Pierre De Meuron. Herzog & de Meuron Natural History[M]. Zurich: Lars Muller Publishers, 2005.
- [9] Forty, Adrian. "Words and Buildings: A Vocabulary of Modern Architecture"[M].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c.2000.
- [10] Florian Heilmeyer. Putting an End to the Vanity Fair Exclusive interview with Jacques Herzog about the Expo 2015 masterplan[J/OL]. http://www.uncubemagazine.com/sixcms/detail.php?id=15358283&articleid=art-1425303037595-e330263a-ce42-485c-b9ea-acd0290c9bf2#/page52, 2015-3-26.

作者单位：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建筑系

作者简介：于岛，男，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建筑系 硕士生

收稿日期：2015-06-10

